紅樓真夢/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九回　紅毛艦寄什訊琴娘　黃泉路招魂慰湘女

下一回▶

話說史湘雲將怡紅院婆子叫住，檢了一粒白鳳丸，交給他帶與襲人。寶釵問道：「你帶這個給他做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襲人還犯著弱症呢。那天無意中聽他說起，還是挨二哥哥賜了一腳受的內傷，這些年一直沒好。吃了這個，就省得請大夫吃藥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從來沒聽他說過，若是這個病，倒別為省事耽誤了。我那裡還有好藥，再不然請個大夫瞧瞧也好。」湘雲道：「他那人太心細，怕說出這病來，未必有人肯管他。那些人和他面和心不和的，倒要說他輕狂，所以寧可自己忍著。且看他吃了這藥對不對，若不對，再請大夫罷。

「一時老婆子去了，大家仍在廊子上看雨。那一陣雨過，烏雲漸散，又是滿院子的花影，只竹梢蕉葉還帶雨未乾。湘雲留寶釵、探春吃了飯，又閒談一回方散。

惜春因夜間缺睡，在自己房中找補了一小覺。剛剛睡醒起來，叫入畫添了香，要去拜佛，忽見繡鳳匆忙走來道：「北靜王妃來了，在榮禧堂候著呢。太太叫請四姑娘就上去。」惜春答應了，將頭攏了一攏，忙帶著奏表，同繡鳳至王夫人處。見北靜王妃在炕上坐著，王夫人一旁陪坐，正在寒暄款敘。王妃見惜春上來，忙即離坐見禮。王夫人因要讓他們說話，倒借事走開了。北靜王妃向來口才好的，先稱贊惜春的畫法，慢慢說到來意，又說皇上如何愛才，如何仁德。惜春道：「皇上聖明，習聞已久，此番恩意實出

意料之外。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感？只是我惜春已在佛前斷髮立誓，若貪榮改節，便是無恥之人，何堪上備六宮之選？皇上若垂諒我，許我守志奉佛，這是格外天恩，也是王爺的恩典。我此生無可報答，只可在佛前虔誦金經，永祝福壽。若加以抗旨之罪，也是應當的。但此事係我惜春一人之意，與我父兄無乾，刀鋸斧鉞願以一身當之。」北靜王妃笑道：「世妹何出此言，主上聖意，專為渴慕才賢，即有苦衷，盡可上達。就是入宮之後仍舊奉佛，聖上也沒有不答應的。府上的元妃娘娘在宮裡不是一樣奉佛麼？」惜春道：「在家持佛本是欺人之談，不能解脫浮榮，焉能皈依極樂？自古說道：『心無二用』，又道：『即心即佛』，若真心入宮，假意奉佛，還奉佛做什麼？若真心奉佛，假意入宮，更對不起皇上。還是剛才王妃吩示，將此中委曲苦衷直接上達，是個正理。」說著，便從袖中取出奏表，呈與王妃，請由北靜王代奏。王妃見惜春立志甚堅，只得應允。

那天王妃回去，將面談各節回覆了北靜王。北靜王見表中措詞婉切，書法秀美，也甚為佩服。次日入朝面聖，奏明前後接洽情形，隨即將表章呈進。皇上披閱一番，不免歎息道：「此女才品俱在賢德貴妃之上，既他皈依淨業，朕亦不奪其志。」

當下降旨，賞給「貞慧真人」法號，並頒給釋藏全部，俾資持誦。這道旨意下來，朝野上下無不仰誦聖德。賈政照例入朝謝恩。王夫人聽了，倒覺好笑，道：「咱們家單出真人，男的也是真人，女的也是真人，出家的也是真人，在家的也是真人，不知是什麼風水。」丫環們聽得都笑了。

探春此次歸寧，本為在園子裡疏散疏散，卻因惜春此事也忙了好兩天，此時才算一塊磚頭落了地了。想起上已將臨，便和寶釵湘雲商量，要約定琴岫煙及紋綺姐妹同來一聚。不料寶琴有事不能來，李綺又因懷妊不便坐車，只得作罷。上巳那天，湘雲約了寶釵探春在凹晶館逛了一回，又同至紫菱洲、藕香榭一帶走，也算應了湔裙佳節。

過了兩天，天氣漸漸暖了，湘雲至探春處閒談，探春道：

「你總怪我不肯回來，我這回來了，滿抵莊痛痛快快的玩兩天，那知也湊不起來。」湘雲道：「世間事必得怎麼樣才樂，做不到那樣便不樂了，要隨時隨地找樂才好。橫豎玩的事，又何必要多少人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前兒到稻香村，看那杏花已開得快殘了，沁芳橋邊鸞枝丁香倒開得正好，只沒見海棠，咱們到怡紅院去看看罷。」湘雲正要答言，只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二奶奶請二位姑奶奶就去，有紅毛國美人在我們那裡候著呢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可巧了！盼著他只是不來，索性不等他，他又趕著來了。」湘雲對秋紋道：

「你先回去，請那位紅毛國美人多坐坐，說我們就來。」秋紋答應了，忙回怡紅院去回寶釵的話。此時，邢岫煙、薛寶琴和寶釵都在外間屋坐著，正談得熱鬧，岫煙道：「我聽說紅毛國的風俗，女人儘管在外頭交男朋友，他的男人不許干涉。若是逢場宴會，男女摟著跳舞，更不算一件事。這不同苗子跳月一樣麼？」寶琴道：「他們也有他們的道德，男女儘管交朋友，若不是許婚的，斷不許接吻。兒子大了，和老子不在一塊兒住，也還時常去看看。還有學他們的，就比他們更不如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近來也很看重中國的文化，有些到中國人家，見我們家庭禮法，都贊美的了不得。

我看將來中外文化總有一天合攏，只不知何年何月罷了。」

一時，探春湘雲從院裡看了海堂進來，大家也沒瞧見。探春笑問道：「紅毛國的美人呢？」寶釵方站起相見，笑道：「既是美人，那能說見就見，人家瞧瞧西施的襪子還得花一個大錢，難道整個的美人就白看了不成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得了罷，那個美人一定是個啞吧，他若能說句話，我給多少錢都肯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怎見得不會說話？他還會做詩呢。」說著，便取出一張畫片，彷彿是藥水畫的。那上頭畫著一個女子，黃晶晶的頭髮，碧沉沉的眼珠，那桃腮粉面、皓齒朱唇，也有些美人風格，又像從前鼻煙瓶上黏的美人招牌，只短兩隻肉翅膀兒。

湘雲道：「這也不算得十分美，你看那眼睛是窪下去的，鼻樑又太高了。」寶琴笑道：「那可沒法子，他們國裡的人都是這個樣兒。」探春道：「那旁邊描了一行像一條小蚰蜒似的是什麼玩意？」寶琴道：「那是他們的字，就彷彿是題款，背後還提另有中國字呢。」湘雲翻過來一看，果有幾行藍色的字，不像寫的，只像是銅絲划的。細看那字，原來是一首五律，寫的是：

寒霧接蒼溟，寥天隱客星。雁聲趨海斷，龍氣挾濤腥。

自昔勞吟望，無由共醉醒。渡江春又到，為汝感伶俜。

探春在旁同看，笑道：「這女子向來學唐詩的，至今還是這副腔調。」岫煙道：「近來學唐的無非調弄虛腔，他這詩還有些作意，我看比那半瓶醋的詩人還強呢。」寶琴道：「他們的好處就在專心，除非不做，既做了沒個不成的。我聽我們老爺子說，上科有個紅毛國的公子，居然會做八股文章，求著許他捐監應試，偏被禮部議駁了。那八股文章比詩更難，不知他們怎麼學的。」探春道：「為什麼駁了呢？我若做禮部堂官，必

要准他的。從先元朝開科，就有伊裡亞的人中了進士，還做官呢，這正顯得中國大氣。如今比這個重要十倍百倍的都肯給他們，單把這點科舉功名看得這般矜貴，真不可解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們閨閣中人科名無份，所以肯這麼說，他們科舉出身的，看著八股文章是門市買賣，怎麼肯讓外人搶了去呢？」

一時寶釵說道：「三妹妹一半天就要家去，難得琴妹妹、邢妹妹都來了，咱們也到園子裡逛逛去，盡說那些廢話做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這裡海棠，我剛才看了就不錯，你們只迷那西洋美人，倒把西府美人冷落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兩天這麼暖，紅香圃的牡丹也許開了，還是看牡丹去罷。」於是，寶釵和眾人先到院裡看了一回海棠，果然粉膩脂融，十分酣透。岫煙道：

「我們那院裡海棠早已開敗了，還是這裡經久。」寶琴道：「南邊的海棠是垂絲的，比這個還要嬌豔。」寶釵道：「就這個我還嫌他脂粉氣太重呢。」

說著，便同往紅香圃。只見紫藤垂垂，綠陰漸展，走到花圃裡，牡丹已開了幾叢，大家倚欄閒賞，說起那回「牡丹社」

來，湘雲道：「究竟分色限題，未免落了纖巧，沒有什麼深意。我只愛邢妹妹那句『絕豔偏存澹泊風』，真是詩如其人。」寶琴道：「你那首『綠牡丹』也很有作意，並不嫌纖巧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們起『牡丹社』，單把我撇下，我還要罰你們呢。」

湘雲道：「那時候你還在家裡孵蛋，就請你也來不了喲。」寶釵見山石畔一叢潛溪緋開得正好，笑道：「這正紅的倒是貴種，怎麼上回沒見他？」大家留神看去，那紅的顏色勝過天竹子，還帶點微紫，一朵朵開得都像佛缽大小，迎面便聞見一種濃香。

湘雲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那年他剛長[redacted]朵，翻了心，沒有開好。「邢岫煙道：「那回雖做了『紅牡丹』，這正紅的叫做『一品緋』，應該另做一首『緋牡丹』才對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等到今年才開，是給三妹妹留著的，也只有一品夫人才配賦『一品緋』呢。」探春道：「我本該補做一首的，倒不拘什麼題目，今天可不能交卷。」寶琴道：「那棵藕絲裳近於藕灰色，和別種紫的不同，也該另做一首。」眾人又走過去圍著同看。

忽見侍書拿著一封信走來，回探春道：「這是親家老爺給這裡老爺的信，姑爺打發長興送了來的，還問姑娘那天回去，好叫車馬來接。」探春接過那封信，並未封口，取

出信來，看是：

違教滋永。逖聞榮晉冬卿，文孫繼美，蜚英樞近，德門積慶。望實俱隆，曷勝忭仰。弟謬執師乾，幸平丑慝，叨恩過厚，循分增慚。還鎮金陵，珂鄉靜謐，藉可告慰。小兒深蒙教誨，資歷尚淺，遽領京營。惟以隕越為懼，幸扶植之。茲因便帶呈《金陵志》一部，土物數事。菲褻可愧，尚希哂存。風便盼賜教益，不盡延仰。存周尚書親翁閣下。姻弟周瓊頓首。

探春看完了，便問侍書道：「那帶來的東西呢？」侍書道：「都擱在秋爽齋了，等姑娘看了信，一起再拿上去。」探春道：「信跟東西你就送到太太上房去。還吩咐長興，叫車馬明天午後來接。」侍書剛往回走，探春又叫道：「你回來。」又道：「你吩咐他們不用帶那麼許多人來。」侍書答應「是」，自去料理。這裡寶釵笑道：「三妹夫要催你回去又不敢催，只打發人請示，總算會辦內差的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他家裡來接也不中用，這首『緋牡丹』詩若不做了，我決不放他走！」探春道：「這也難不住人，至遲明天早上一准交卷。」正在說笑，繡鸞來尋探春，說道：「太太請三姑奶奶有話說。」探春答應了，隨即上去。

眾人又看了一回花，仍回至寶釵處閒話。見暝色漸深，天又陰得很沉的，便各自散了。

到晚上又下起濛濛細雨，寶釵在燈下督著蕙哥兒理書講書，又要看他的窗課。蕙哥兒從書包中取出竹紙釘成的薄本，呈與寶釵。翻開細看，頭一篇題目是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」，那文章自「起講」起，直至「末比」，代儒止改了二三十字，加了無數的濃圈密點，最後兩短股是加的夾圈，寶釵看那兩股是：

資勞之說所以限庸流者，而非以限奇杰。故夫干時之佐，當其事機未屬，亦惟是山林伏處，自晦於魚鹽版築之中。材能之目所以測俗士者，未可以測聖賢。故夫命世之英，即當學養未充，第觀其俎豆嬉娛，已具夫天民大人之量。

代儒批的是「實大聲宏，必發之作。」寶釵雖不甚懂得八股，只看那批語也自歡喜。接著看那第二篇題目是「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」。寶釵看那「起講」是：

且夫一國之利有數，不損上以益下，則損下以益上，此必然之勢也。然使互為損益，

其勢或猶足以相容。獨至以有數者懸其的，以無等者弛其防，以不相容者激其燄，幾何不相爭相斲以傾覆其邦家？而其患且未有已也！

代儒也是密圈到底，又加的眉批是「筆鋒犀利」四字。

正要往下看去，忽聽窗外有走路的聲音。少時便見秋爽齋的婆子穿著雨衣進來，先給寶釵請了安，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三姑奶奶給二奶奶的，還跟二奶奶要一點上回吃的楓露茶餅，若在手邊，就交給我帶回去。」寶釵道：「陰天下雨的，叫你跑了這一趟，快到那屋裡歇歇，喝碗熱茶再走。

「一面叫鶯兒尋那楓露茶餅，各處尋到了都沒有，最後檢到博古[redacted]子上一個建瓷缸裡，才找著了。自己在燈下拆開信封，封內只有一張五雲箋，寫著：

紅香圃賞牡丹，同人以緋牡丹社題未及，屬為補詠。雨窗苦寂，賦呈蘅蕪主人吟正。

恩寵花天許賜緋，尋常姚魏漫驂騑。

嚴妝巧奪雲霞麗，正色疑空錦繡圍。

楚鳳放嬌回舞袂，蜀鵑分怨染仙衣。

風光濃到無情處，蜂蝶梢頭莫浪飛。

寶釵看了，不禁吟哦贊賞，隨手寫了回信，連茶餅交與婆子帶去。

此時已過二鼓，蕙哥兒尚在看書，寶釵催他去睡，說道：

「夜裡盡熬著，仔細明兒起不來，用功也不在這一會兒。」蕙哥兒聽了自去，寶釵也便收拾就寢。睡中做了許多亂夢，彷彿是蕙哥兒中了狀元，王夫人唱戲慶賀，大家向他道喜。又彷彿蕙哥兒奉使遠行，心中又驚又急。又像是賈政病甚沉重，寶玉回來探病，相持對哭，不覺哭醒了。

只見殘燈半明不滅，黛玉正坐在炕前，對他說道：「姐姐魘住了，我等你好半天了。

」寶釵道：「妹妹，我只怕還在夢裡罷？心裡只像小鹿兒亂撞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且定定神，我還有話和你商量。」寶釵歇了一會，才想到黛玉是從太虛幻境給自己托夢來的，因問道：「妹妹，你家來有什麼事麼？」黛玉道：「自然是有事，難道我閒的慌，大雨天倒往外跑？頭一件你寶兄弟央及我來的，他那回帶給老爺太太的仙丹，只怕兩位老人家不肯吃。太太就信了，老爺那脾氣，專鑿四方眼兒，說不定『異端邪說』還要罵上一大套。請你和三妹妹大家勸勸，這時候不吃，等到老病到了可就晚啦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麼！太太得了丹倒很喜歡，說『寶玉還惦記著我』，第二天晚上就吃了，如今那些病都不曾犯。老爺雖沒有罵，只是不肯信，太太勸了多少回也沒勸動，可有什麼法子？」黛玉道：「三妹妹能說會道的，你叫他想一套話打動老爺，也許比太太說還有力量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妹就要家去了，老爺又上了西陵，這幾天只怕見不著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也不忙在一時，你記在心上就是了。還有一件事呢，你寶兄弟因為柳湘蓮、秦鯨卿、潘又安他們生生死死的姻緣都成全上了，連大嫂子也和珠大哥聚了兩天。只雲妹妹很好的姻緣憑空拆散了，弄得如此孤苦伶仃，怪可憐的。要想把史妹夫尋著，接到太虛幻境，也叫他們重新完聚。只是史妹夫的姓名沒人知道，無從找起，你明天問問雲兒，早點告訴我，好替他去辦。」寶釵道：「推己及人，原該如此，等我問了雲兒就去回你的話。咱們可得先說下，你別叫那魔王留住我只不肯放，我家裡還有好些事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只『魔』了那兩天就受不了，我們又怎麼樣呢？」

寶釵道：「我告訴你一件新聞，四丫頭畫的『大觀園圖』，皇上見了非常賞識，要把他選進宮去。叫北靜王來宣旨，老爺沒主意的，就為了難啦。虧得四丫頭自己上了一篇《陳情表》皇上不但不怒，還賞給他一個道號。他那人如此膽量，把聖旨都抗了下來，也是想不到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四妹妹本是血性人，就是跟珍大嫂子嘔氣也是激出來的。說到修仙修佛，原要打穿後壁，用一番徹底工夫。沒見你寶兄弟一天到晚只是玩不夠，人家想不到的都玩了出來。這一向又忙著弄什麼飛船，弄好了，還要請你去坐呢。」寶釵問是什麼樣的飛船，黛玉道：「他和柳二爺想出來的法子，做了一隻輕巧船，要在空中駕著走。看著怪懸的，他們倒一點不怕。」寶釵道：「那要摔下來可怎麼好，不是拿性命當玩意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是得了道的，摔了還不要緊，若是平常人，摔下來可成了肉餅子了。」說著，一眼瞧見蕙哥兒的窗課本，拿起翻了一翻，說道：

「哥兒也完篇了，還不叫他鄉試去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師父也是這樣說，老爺總說他年紀太小。太太因為上回出過岔子，也不大放心，到那時候再說罷。」黛玉還拿著課本翻看，寶釵道：「你還懂得八股麼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比你總強點。我小的時候，雨村

先生選了幾篇給我念，其中也有深刻的，也有流麗的，念起來也很好聽。你寶兄弟最厭惡這個，我還跟他抬過槓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別看那文章了，看看你的鸚哥罷。」黛玉問知在抱廈上，便自出去。少時，就聽到鸚哥叫道：「紫鵑倒茶！姑娘回來了！」又念那兩句葬花詩，學黛玉長歎的聲音。好一會，黛玉方進來，向寶釵道：「虧你從那裡尋了回來，真是比先倒長得俊了。」又坐談了一會，便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姐歇著罷，天不早了，趁這會沒雨，我要回去了，一半天再見。你見了雲兒，替我帶句話，這件事要給他辦妥了，該怎麼謝我？」當下辭別寶釵，一路排雲馭氣，回至太虛幻境。

寶玉和晴雯紫鵑在留春院西屋說話，聽見黛玉回來，忙即迎出，寶玉拉著他的手道：「妹妹可累著了，著了涼沒有？你看手這麼冷，快到屋裡焐焐罷。」又叫紫鵑倒半杯百花酒來，給姑娘喝兩口去去寒氣。又咳了一聲道：「這怎麼好？若涼著了，有點病痛都是我的罪過。」黛玉向道：「你總是這麼啰裡啰唆的，我那裡還像從前呢。自從服了仙丹，什麼寒暑風雨都不怕了。」

說著，便走進裡間，又笑對寶玉道：「你的話我都給你帶到了，寶姐姐問了雲兒，一半天就來回話。還告訴你，四丫頭要選進宮去，他自己上表辭掉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到底是賈寶玉的妹子，能夠把世上榮華富貴看得這麼破，也叫那幫祿蠹看看，巾幗中還有這樣人物，做個男子蠅營狗苟的，羞也不羞！

「黛玉道：「你的妹子也有轟轟烈烈在那裡做提督夫人的，那又是怎麼說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所說的祿蠹，只知道升官發財，其次就是全身家、保妻子，天下事一大半都誤在他們手裡。若真個抖起精神，拚著性命替國家扶危濟難，這也是少不得的，那能歸在祿蠹裡說哪！」黛玉笑道：「別看四妹妹持佛這麼堅決，他如今也封了真人，和你一樣。將來也許佛界不收，改做了道姑，那才真是難兄難妹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可記得冊子上說四妹妹的『可憐繡閣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』？似乎他一生收場也是早已注定的，連聖旨都搬不過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定數呢，原是有的，可也在乎人為。就拿冊子上說，三妹妹如何飄零遠嫁，如今姑爺倒這麼闊，還守在家門口。連鳳姐姐、妙師父，說得結局那麼慘，眼下也轉過來了。

天下那都是印板文章呢？若說什麼事都依著定數，咱們也不必替雲妹妹忙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正為這個我要和你商量，幾乎忘了。剛才秦鯨卿說起，史妹夫雖沒有名姓，只要准知他的生卒年月，往地府去查也查得出來的。鯨卿本來在閻王那裡做過書辦，和衙門裡人都很熟，情願為這事跑一趟。除非史妹夫投生去了，若不然准有辦法的，咱們

還等寶姐姐不等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既已叫寶姐姐問去，樂得等個回信，何在乎這一兩天？」

寶玉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的話你倒沒說起，到底那丹藥老爺太太吃了沒有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今兒真是忙昏了，說話著三不著兩的，幸而到那裡倒沒有忘記。據寶姐姐說，太太吃那丹藥很見功效，只老爺始終不肯信。我也和寶姐姐說了，叫他和三妹妹商量，想個法子勸勸。」寶玉皺著眉說道：「老爺那脾氣，就是三妹妹的話也未必說得動，只可到要緊的時候，我拚著自己去一趟就是了。」

此時黛玉頗覺疲倦，便叫紫鵑服侍御妝，寶玉只在鏡台旁瞧著。一時卸了妝飾，紫鵑問道：「姑娘好幾天沒篦頭了，今天篦篦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今天乏了，明天再說。」一面瞧著寶玉，道：「我為你跑了這一趟，你讓我好生歇歇，鬧他們去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在這裡安安靜靜的，礙什麼呢？」黛玉又瞧了寶玉一眼道：「你替我好好的到那屋去，便宜得多呢。剛才寶姐姐預先說下，他來了不許你再鬧他，你若不聽我的，我也不管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算怕定了你啦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？」黛玉又使個眼色給紫鵑晴雯，鵑晴二人便架著寶玉往西屋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